

陈振濂
著作集



书法教育学

陈振濂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無
緣

本书从书法教育学的确立、书法教育观念学的形成、书法教学的原则、书法教学的内容体系、书法教学计划的准备与实施、书法教学过程与方法研究和书法教育学的发展趋势等方面梳理了当代书法教育的情况并提出研究理论，对当下的书法教育具有积极意义。

著学陈
振作集
术濂

书法教育学

陈振濂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法教育学 / 陈振濂著. -- 上海 :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8.1

(陈振濂学术著作集)

ISBN 978-7-5479-1699-5

I . ①书… II . ①陈… III . ①汉字－书法－教育理论
IV . ①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4994号

陈振濂学术著作集

书法教育学

陈振濂 著

责任编辑 朱艳萍 杨少锋

审 读 朱莘莘

责任校对 郭晓霞

特约编辑 张 姣

特约校对 周晓晨

整体设计 品悦文化

技术编辑 顾 杰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② 上海书画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200050

网 址 www.ewen.co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ph@163.com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9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9-1699-5

定 价 86.00元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总序

陈振濂

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王立翔兄提出构想，要对近三十年来书法的学术理论研究进行一轮大规模的整理与重建。作为行动之一，是使新时期初曾经叱咤风云、滋生了当代书法美学新学问新气象的《书法研究》复刊，为当代书学理论的飞速发展，及时地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又传统悠久的新空间新领地。我在中国书协分管学术研究工作，对这一重大举措当然是十分赞成。一个出版社，在今天物欲横流又以经济效益做去取的“利润的时代”，却独自承担市场风险，甘愿为学术研究付出自己的努力，这样的决策和这样的前瞻性，对我们而言是十分企盼求之不得的。与王立翔兄相交近二十年，从古籍出版社时代到书画出版社时代，眼看着他辛勤耕耘，高屋建瓴，开疆拓土，风生水起，心中自然为他、也为书法学术研究遇到一个好时代而由衷地高兴！

从去年开始，王立翔兄就提议，当代三十年中若论书法理论成果与业绩，“陈振濂旋风”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的标志性的存在，故而应该加以整理与概括，让过去的书学家引出些温暖珍贵的回忆；让今后的年轻书学后辈能充分了解我们从哪里来、今后还可以往哪里去。因此动员我在繁忙的公务、教务和学术艺术活动中，抽出相当的时间来整理旧著，形成一个“陈振濂学术著作集”序列，由上海书画出版社陆续出版。这既可以配合市场之需，造福后人；也可以为书学史集聚一批有体系的成果留存于当世。

这样的构思当然极好。但因为我的社会公务工作十分芜杂，在大学的日常教学压力很大，自己又在艺术创作上也负担甚重；尤其是已经坚持了五年之久、准备通过十年完成的一部堪称当代书法史上最有价值的“代表作”《当代书法史记》的创作大工程，坚持每日一记，耗费了大量时间。所以在王立翔兄有此建议之后，我也还是迟迟未能着手启动。拖沓年余，十分惭惶。到了2017年夏，再也拖不下去了，遂下定决心，踏踏实实从头做起：先收集已出版的旧书，又作编排，再逐册写出《新刊前言》每篇约3000字，以某一个课题、一部旧著为契机，通过新撰《新刊前言》，对这一具体领域作一次三十年发展轨迹的梳理。在成批集中进行《新刊前言》撰稿过程中，我自己也经历了一次关于学术史的“洗礼”。三十年学术探索经历，对我而言，其中的迷茫、彷徨、犹豫、徘徊；不得其解的困惑，豁然开朗后的欣喜；现在想来，种种起伏抑扬，几乎伴随了我的前半生。

列入这个“学术集”的文字，都是在三十年以来，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环境、不同面对面，以及不同写作目标的条件下产生的研究成果。在这次编辑过程中，我向出版社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保持原书原样。许多著述，反映或者说是代表了当时的认识水平和理论视野；三十年间，也许观察视野更开阔了，研究水平更全面了，但没有当时的筚路蓝缕，没有当时的新硎初试，没有当时的发愿发力，没有当时的绮丽想象，没有当时的雄伟蓝图，今天的学术发展就不会有这样的丰厚成就。之所以强调原汁原味，就是要告诉后来者，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第一代书学研究的开创者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他们当时想的是什么？他们曾经达到过什么样的高度、宽度与深度？他们的研究方法有哪些时代特征？在今后，这些著作将会成为当代书学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本素材和原始文献。这是从学术史上做出的一个考虑。

而从这些著述本身看，它们因其当时的开拓性努力而成为三十年间学习书法时的入门必读书和第一代成果。学书者要获得作为基础能力的各种专业知识和观点，必须先阅读这些书籍和论文以获得基本定位、思考起点和发言权，以使自己从外行进而

转为内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代都有初学者需要获取基本的专业知识，每一代研究学者都希望了解和把握前贤已有的成果以为再出发的起点；这样，这些已经横贯了三十年的学术成果就永远拥有稳定的代代传递的读者。今天新刊这些著作，也就是服务于当下的社会大众、服务于书画篆刻界和文艺界。从出版社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努力进取，可以呈现出应尽的文化责任和倡导、恢复书法中国画篆刻等“诗书画印”传统文化的目标；而这样的持续推进，正是今天整个社会大力提倡树立中国文化自信、弘扬中华文明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在这套“学术集”中，除了专题性很强的各项研究著作以外，还有两套系列的书画篆刻三位一体的著述群。一是《品味经典》丛书，共十册。书法四册、中国画四册，篆刻两册，均统一体例，以学术札记方式对几千年来书画印的名品经典作了细致的展开与点题，还提出许多悬疑未解的学术问题以供后人深入研究。二是关涉书法、中国画、篆刻三大门类的现代新型的专业高等教学程序与教学方法。即共分三册的《中国画形式美学的展开——大学中国画艺术形式与技巧的专业训练系统》《书法形式美学的展开——大学书法艺术形式与技巧的专业训练系统》《篆刻形式美学的展开——大学篆刻艺术形式与技巧的专业训练系统》。是关于书画印三门传统艺术除了纵向体系之外，还在横向的方法论应用上进行的大胆改革与创新。在近百年新学兴起，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初，我们以中国古典的经典内容为旨归，以现代思维与现代逻辑作为方法论，以“训练”程序展开来代替“经验”授受，创造和总结出了一套有着科学检验标准的有形的教学方法。鉴于中国古代的书、画、篆刻，在一个传统的经验架构中，一直缺少一种科学的自证和他证的含量；而这三部教程，则正是在这方面所做的有益尝试——推进美学新探索、建立教学新体系。

百年中国美术传统（包括教育传统）建立的历程，是一个“西学东渐”，甚至是全盘西化的过程。各大美术学院的从素描、色彩、速写、写生、石膏、人体、透视、解剖等分类课程进入基础训练，以及以油画、版画、雕塑、水彩、水粉艺术设计分科单设；

即使在“中国画”一科中，也强调人物、山水、花鸟画分科教学，所有这些，即是一个不争的“西化”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西泠印社反其道而行之，倡导“传统主导”“东学西渐”；尤其强调诗、书、画、印一体综合，互为因果，互相辉映。并把它看作是树立中华“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象征和标志。倘如此，则综合书、画、印的《品味经典》十册，和同样综合书、画、印的大学专业训练教程三册，作为整个学术集的一个重镇，对当代百年的书法、中国画、篆刻的现代发展，具有改变当代艺术史发展轨迹的最核心的价值和意义。

从开创学科的书法学、书法美学、书法史学、书法教育学、空间诗学、比较书法学、创作学等等的专题写作，再到诗、书、画、印综合一体的两大套丛书，当然还有诗词研究、中国画美学、篆刻史与美学、日本书法史和欧美相关历史……我希望这套“学术集”能真正勾勒出这三十年来中国书法理论和传统艺术理论发展历程的一个较具典型意义的重要侧面。倘如是，它作为学术读物、教科书、学科著作，本就可以不朽；作为这个时代的历史理论文献，也足以传诸后世而不朽。当然，是否真的不朽，那就取决于它本身拥有的品质，以及它在当下所发挥的影响力了。

——我十分忐忑地期待着来自业界的评判。

2017年7月17日

草于古钱塘颐斋

新刊前言

陈振濂

从进入浙江美术学院读研究生起，我与书法结下的不解之缘，最初也是最近的研究领域，就是“高等书法教育”。世俗的说法叫“起家”“看家本领”中，首推的就是教育（教学）研究。后来的“创作”如“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包括世纪之交以来的“阅读书法”“民生书法”“书法史记”……），“理论”如“书法学学科研究”（包括后来的书法美学、“史观学派”、比较书法学……），其实都是从高等教育土壤中成长、蜕化、延伸而来。换言之，没有高等书法教育及教学所引申出来的严格的规范意识和逻辑性格，所有后来几十年的多方探索，都会变得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般，凌空蹈虚，于实际并无什么意义。

陆维钊先师在他的卓绝思考和艰难实践中，为我们后来者的努力打下了两个坚实的基础。第一，是他强有力的“教育学意识”、教师规范和操作准则。第二，是他对于书法艺术属性而不是写字技能的反复强调。

关于第一点，可以列举的事实，是陆维钊先生本身是大学中文系出身，他在教学大纲、课程设置、课堂教学规范、教案、教学法、教材、考试等方面有着严苛的规范要求，甚至还为这样的教学规范实施，而与多位画家出身重个人经验传授、上课比较随性的美院教授在观念上有分歧冲突。在很多情况下，美院教授之与画院画师似乎是同一个

思维类型；而陆维钊先生却是个老资格的、坚定不移的优秀教师。因此他在美院的努力，就带有了众醉独醒、鹤立鸡群的意味。而我们后辈正是继承了他的衣钵，在高等书法教育研究方面不断提出从基本规范到与时俱进，走向新规范的确立等一系列的成果，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关于第二点，是陆维钊先生在四年教学大纲中提及学习范本不下几十种，篆、隶、楷、草兼备，更重要的是，他还在学习魏碑剥蚀笔迹时提出“想象力”理论。一般写毛笔字，一体学精足矣，五体书几十种字帖都学，得毋太滥乎？更以碑刻剥蚀，笔画漫漶不清，还要加上“想象力”的训练，若非书法艺术，写毛笔字有此必要乎？

陆维钊先生用他杰出的一生告诉我们两个要领：第一怎么教？必须有规范的“教”而不可随心所欲，单凭原有的书画家式师徒经验授受肯定不行，要有教师意识。第二教什么？教艺术而不仅仅是教写字。教的应该是书法的艺术语言表达，要有书法艺术意识。这两个意识，是我们今天研究高等书法教育的无上准则。故而从1985年至1989年期间，我第一次在浙江美院当书法大学生班班主任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继承贯彻陆维钊恩师的遗志。他的“教师意识”在美院这样的专业院校中显得尤为凤毛麟角、弥足珍贵，但在当时政治运动不断、斗争哲学盛行的时代中，他的理想几乎无法实施。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切入口入手，研究“大学书法专业教学法”，撰著《书法教育学》著作，让一些初步的成果得以用理性的方式沉淀下来、凝固起来。这对于当代书法界是十分重要而亟须的。须知当时在中国当代教育体系框架中，书法作为艺术，连“户口”（学科目录）也没有，大家都不把书法当艺术，只是写写毛笔字的文化技能而已。没有进入学科目录，连合法身份都没有，何谈教学研究，而且还是高等教学研究？

1989年，由浙江美院上报的“陈振濂书法教学法”获国家教委优秀教学成果奖，而在此前一年（1988年），我获得了国家教委颁发的霍英东青年教师奖。又在此之前的1987年，我所撰写的《书法教育学》著作完稿（并于1992年由西泠印社出版）。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的努力大概可以以这三大项目成果作为一个阶段性标志。

时隔近三十年，前两项即涉及教学法、教师内容的奖项有不少人提起，而《书法教育学》的学理建构却渐被淡忘了。一则这样的理论叙述在以技艺传授为中心的书画篆刻教育中向来不被重视；二则当时印数太少，也没有形成传播面；三则当时高等书法教育也还未蔚为风气，只有中央美院、南京师范大学是有书法本科专业设置，而且也基本是教学应用；教育学的学理研究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换言之，受众面也还未形成。

这几十年来，高等书法教育遍地开花，据目前统计，全国约有 170 余所大学开办了本科书法专业，就其数量而言，已是非常壮观。但数量是一个方面，如果细细究其质量，则仍然大有可虑。很大一部分大学书法专业，在教学上是专业与业余不分，用业余爱好者思维方法来教大学生的课；在专业定位上也是书法艺术（审美表现）与写毛笔字（实用技能）不分，把书法艺术学习等同于技能练习，缺乏艺术学习的许多通用的必须要素。因此，它的现状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更加之，目前的书法教育，正逢国家提倡重视传统文化承传、提倡“国学热”，树立“文化自信”的大气候、大形势，正是所谓“当红角色”。如何更好地规范高等书法教育领域的思想和行为，让它少一些散漫的自行其是，而多一些学术品质上的规范和约束，应该是当代高等书法教育教学发展突飞猛进之中的应有之义。倘若是，则这部《书法教育学》的再版面世仍有其特殊的意义；它对于目前各大学的书法专业教学的丰富实践而言，肯定不是多余的、可有可无的。

《书法教育学》共分七大章加一个附则，试图对高等书法教育的活动、行为、思考、判断进行规范和设立一个学科框架以便于遵循。从开宗明义的第一章：书法教育学作为学科的确立——在书法与写毛笔字混淆不清的现状对照下，这样的“确立”绝不是多余的；再到教学观念的探讨，强调书法学习是一种讲究科学性的学习；再到教学原则、内容体系、教学计划制订、课程设置、教学大纲、专业教学之外的社会教育，临摹教学、创作教学、理论知识教学、考核……尤其是把“构成训练法”“体验训练法”等最新书法艺术教育成果也即是获国家奖的“陈振濂书法教学法”的核心内容都作了充分展开；最后，有一个“日本书法教育研究”的札记 12 篇作为附录，意在引进他山之石，足以

构成比照。尤其是在第七章第二节提到“书法教育现代化运动”的新理念，指出当代书法教育必定会完成从古典型走向现代型即“现代化运动”的转型，在20世纪80年代高等书法教育还属凤毛麟角之时有这样的提倡，今天看来也还是切中时弊而并没有过时。

回过头来看这部《书法教育学》，私谓在当时或是不合时宜之甚。在书法刚刚在恢复自身之时，忽然出现这样一种极其超前——只讲学科规律而不考虑二十多年前的当时现实情况的新构思、新认知与新提倡，实在是贻人以“画饼充饥”“望梅止渴”之讥。故而它在当时被沉寂埋没，自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可以想象与理解的。但在二十多年以后，当今天高等书法教育遍地开花竟涉及170多所大学的本科设置之后，它的重要性才慢慢显现出来；并可以为新起不久的书法专业教学大发展，提供从观念思想到行为科目的几乎全覆盖的内容指南。

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当时，还没有普遍意义上的本科以上的研究生教学，只是有寥寥可数的几个点而已。而且，筚路蓝缕，研究生导师和后来的博士生导师，其实在教学的具体实施时随意性非常大，既没有学科思维，也没有研究生层次以上的对教学品质和规范建设的渴求——硕士研究生教学相对于本科教学，根本没有形成质的转换，只是本科教学的简单而懒惰的沿袭伸延和简单叠加：研究生三年，只是四年本科大学生教学之后的大学五、六、七年级而已。鉴于此，我撰写了《从书法本科教学到书法研究生教学——关于大学博士、硕士教学的基本定位》论文，试图为它寻找出一种学科规律和学术标准。此文曾连载于《中国书法》2003年第10期、第11期，一并附于书后，以记录当时对书法教育学研究的狂热与痴迷，也希望它的被重新提起，从而对今天的硕、博士教学有专业上的参考意义。

2017年6月10日撰于南京玄武湖畔

导 论

陈振濂

很难说目前的书法教育的情况是令人满意的，书法艺术本身的历史局限直接决定了书法教育所能达到的程度。

随着近年来书法艺术事业渐渐走向兴旺，教育的问题也被突出地放到每一个书法家的议事日程上来。一项关系到子孙万代的艺术事业，没有教育是不可想象的。遍布各地的众多书法业余学校的书法教学，以及正在小心翼翼地建立自己格局的师范院校的书法教学，还有就是寥寥可数的高等艺术院校中的书法艺术专业教学，都开始显示出当代书坛对书法教育的重视态度。当然，从教育学角度看，众多层次不一的书法教育，必然会给教育本身带来一些问题。由于我国向来没有建立起关于书法的一整套正规教学体制，至今也还没有一个全日制的书法专科学校或书法学院作为探索场地，因而，在书法教学上必然是各自为战、各逞所长。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每一个在校教师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可以自由贯彻自己的教学意图，在教学过程中较易做到生动活泼；它的不足之处是在于：缺乏一个公认的体制，无法把一些确定的书法教学的共同问题变成固定学科研究的设置，在教学时则不易求得系统性与严密性。如何取有余补不足，通过各地书法家和教育家们的共同努力，建立起一整套严格的教学体系，这乃是当前书法教育领域的当务之急。

最大的困难倒不是来自书法教育这个过程本身，因为它只是一个实施课题。困难

倒是在于它缺乏一个坚实的基础。长期以来，书法本身在观念上的模糊和创作意识上的模糊，必然导致书法教育领域中的无所事事。尽管我们在历来的古代典籍中发现无数有关书法的论述，尽管我们对历代著名书法大师们无不顶礼膜拜、钦仰备至，但是很可惜，一旦要从这个起点转向教育的目标，我们却倍感吃力而且时现迷惘。很明显，中国书法中的每一个具体点（书家、作品、理论著述等）都是异常精彩的，但它却缺乏一个宏观意义上的立场、观念角度的总体把握——这并不是它本身的问题，而是后起的理论家们在研究时出现了明显的偏差，才致使我们现在对书法教育所能凭借的基础不甚了了，特别是像“书法是什么”这样一个最简单却又最难回答的重要美学问题，自古以来却很少有人正面提出或正面解答。故可说书法教育是建立在一个“不自知”的范围之上，它的步履艰难可想而知。

自然，这绝不等于说，我们打算排斥古代书法教育方面的全部成果。从汉代设鸿都门学开始直到近代高、中等学堂办学设有习字课，再到当代的大中院校的书法课，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仍然发现了一条清晰的书法教育发展之轨迹，它的存在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问题在于，尽管它足以帮助我们认识到历代书法教育曾有过非常坚韧的发展力，但我们从中却不能奢望取得什么有价值的，或者说是有启发意义的真正教育学方面的成果。古代的书法教育并没有特别的概念，更没有学科意识，它的存在只是鉴于一种完成自身生命延续的被动需要而已——就像古代没有正规的生殖生育学理论，却照样繁衍后代一样。

作为理论，它是零乱的；作为一门“学”，它又是缺乏系统的。每一个老师在设帐授徒时，使用的是同一种方法：他不顾男女老少、文化高低、书法学习历时长短，他拿出一本颜真卿的或柳公权的字帖，对学生们说：拿去临摹吧，书法要熟能生巧，多临自然有得——于是学生开始临摹，这是一种带有明显盲目性的临摹。作业完成后，老师为每个学生批改：画红圈，口中喃喃自语：这个字好，那个字差——为什么好，好在哪里，也没有具体的说明。第二天、第三天……重复这一个过程，天长日久，就

有了很有趣的结论——学习书法，难！没有十年工夫，出不来。天晓得这个“十年”的统计是怎么出来的。没有教学法，没有学科的大纲，没有具体的分阶段教学目标，十年为期，有何依据？这便是书法教育作为过程得以绵延不绝，但作为成果或结论却很难经受检验的原因所在。我们很明显地感觉到，作为一种事实，它无疑是有价值的，没有它的存在就不会有书法历史的存在；但作为一种学科，它至少是不健全的，它缺乏教学计划、大纲、方法、层次，它也缺乏专门的教学理论研究——即对自身作为一个独立结构进行的课题研究，但问题在于：目前我们需要这些研究。

时代与社会机制的更换，特别是近年来“书法热”的形成与西方文化的介入，使我们的书法教育面临着严重挑战。我们不妨把“书法热”对教育的要求看作是一种来自本体内部的要求，大批社会人士投身于书法事业，势必要对书法本身，特别是教育带来一些较高的期望，而自古至今的传统书法教育模式又实在无法满足这些期望。至于西方文化（其中当然包括现代教育思想）的介入，则是一种本体以外的思想冲击，它成为书法教育的一个强有力的、威胁性很大的参照系，对比着告诉人们：在其他学科的教育学研究具有如此突飞猛进发展的情况下，书法教育却还停留在古典的结构散漫、缺乏教育体制、缺乏教学观念的程度上，这肯定是要被淘汰的。这种要求书法教学科学化的思潮一旦进入“书法热”范围，势必会把它原有的外来干涉的痕迹逐渐消除，变成书法家或爱好者们自发的理性要求，迫使书法教育产生令人满意的转变。

历史也向当代人提出要求。就像春秋战国时会有孔子、孟子、荀子的教育思想，唐宋时期出现韩愈、朱熹的教育思想，而鸦片战争以后则有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的教育思想一样，教育本身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元，总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当代书法教育的研究，应该有别于古人的模式。亦即是说，“书法热”所代表的是书法本体中最重要的人，西方教育思想介入所代表的教育学参照结构，还有则是历史对当代书法教育所提出的时代特征的要求，三者合起来，即是目前书法教育必须建立学科体制、建立教学法、确立教学观念并具有一整套教学研究成果这一目标的强大基础。

书法教育学的必须成立，除了以上三点理由外，在具体的构架教育研究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则是书法理论所能提供的支持太有限。书法美学、书法教育心理学、书法艺术理论乃至书法史、批评史等方面成果的匮乏，将使整个书法教育过程变得少有依据，而事实上，没有一个教学环节可以脱离上述纯理论研究的基础。一个最直接的限制，是理论本身的软弱与停滞，使书法教育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师资、教材受到严重影响。编写不出一部科学的教材，缺乏有理论修养的教师，要想提高书法教学的水平还是一句空话。

理论的时代正在崛起，虽然晚了一些，毕竟是开始崛起了。它预示着书法教育学的美好前景。这个理论，并非是一种太具有学究气的在故纸堆中产生的理论，而应该是一种活的、有宏观审度亦有微观把握的理论。如果我们可以为一个《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提出大量的实物资料或文献资料作为研究对象的话，那么在书法教育学中，研究对象是人——从学生到教学环节，它是活生生的，相比之下，后者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因而也更难把握。

目前的书法教育正处在大变革的前夜。缺乏体系与要求系统化，缺乏教学法与要求科学教学，没有教材与迫切需要教材，还有则是教育本身的理论研究——确立书法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重要性，这些问题都将使传统的书法教育产生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必将依赖于书法创作、书法理论的强有力支持，但它本身的成立也必然会牵动创作与理论的现状，从而带出一个崭新的当代书法宏观面貌来。毋庸置疑，当大批经过严格的学科训练的书法家在社会上出现之后，创作与理论层次的大幅度提高是指日可待的。我们不妨把书法教育的振兴看成是整个书坛发展的契机，或者说，是冲破古典书法观与创作观的堤坝时所能有效地加以利用的一个突破口，它能否走向现代化将直接决定书法事业的能否现代化。

目 录

总 序	1
新刊前言	1
导 论	1
第一章 书法教育学的确立	1
第一节 书法作为一门学科的确立	1
第二节 书法教育学的三个层次	6
第三节 书法教育学的对象	11
第四节 书法教育学的学科结构	15
第二章 书法教育观念学的形成	23
第一节 作为科学的书法学	23
第二节 书法教学的目的	29
第三节 作为基础教学科目的书法学	35

第三章 书法教学的原则	43
第一节 教学原则的构成	43
第二节 书法教学原则的具体内容	50
第四章 书法教学的内容体系	71
第一节 内容的分类与层次	71
第二节 内容体系	85
第五章 书法教学计划的准备与实施	159
第一节 教学计划	159
第二节 教学课程设置	165
第三节 教学大纲	169
第四节 关于特别教育	177
第六章 书法教学过程与方法研究	183
第一节 引论	183
第二节 临摹教学	194
第三节 创作教学	202
第四节 理论教学	210
第五节 构成训练与体验训练——我的教学方法	
	222